

澳華新文苑

第1236期(A)



董方詩兩首

西行記—致河西走廊的夜與晝

這一刻，我是駕馭青銅的烈馬
嘶吼著衝破玉門的風牆
沙粒在韁繩間淬火
星斗烙進肩胛的圓騰
張騫的殘骸在血脈裡醒來
一截月光，一截羌笛
鑿開絲綢之路的大門

馬踏飛燕的鐵騎榮光
張國臂振的壯志雄心
傾瀉入泉的浪漫豪情
飛天的歌舞裡記錄著
四海歸一的赤子之心
跨越山海的世紀之旅

這一刻，我是綠皮車廂的朝聖者
蘭州月臺升騰的蒸汽
是西征前沸騰的營火
窗外交替的戈壁與烽燧
正用祁連山的雪線裝訂史冊
河西走廊攤開泛黃的羊皮卷
鐵軌壓過處，漢簡蕪蕪重生

月色下，大漠收攏羽翼
劃出兩行平行的記憶
一行是馬蹄刨出的銀河
一行是枕木鋪就的碑林
當汽笛劃破夜色
我看見自己的影子
正同時穿過
漢唐的關隘與鋼鐵的月臺
擁抱又一個燦爛的黎明

夜奔一千公里，時間開始層疊

胡楊契

我是你根系纏繞的一粒沙
在流沙的脈搏裡沉眠
直到你以三千年晨昏
將我煉成金色的諾言

我是你枝頭驚鴻的火焰
是秋風吻過的萬片鱗光
你以枯枝為筆以荒漠為硯
在我墜落的剎那書寫生命的詩篇

若歲月是漂流的沙舟
請容我以浪花之名停泊
你是我生死的疆域
我是你永恆的瞬間



董方西行參觀的莫高窟



董方西行所見到的胡楊林

史敘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漣漪效應：從居民到歷史對話的參與者

于大海的努力，特別是通過《悉尼論》的感召和實地考察的體驗，產生了深遠影響。當華人家長在歷史現場給孩子講故事，當企業家感歎拓荒者的堅韌時，歷史開始與個人生命共鳴。他的工作讓社區意識到，真正的“安居樂業”在於心靈的歸屬。華人社區開始更主動地參與澳大利亞的社會敘事，從理解ANZACDay到思考國慶日的多重意義，逐漸從被動的“居民”轉變為積極的歷史“參與者”與“貢獻者”。

結語：將“他鄉”轉化為內涵豐富的“家園”

從《智力論》到《悉尼論》，于大海完成了一次從抽象思維到具體實踐的偉大跨越。他像一位造詣極深的文化擺渡人，以其學者的智慧與毅力，帶領同胞親臨歷史現場，深入文化肌理，實現文化突圍。這一行動，不僅幫助華裔同胞在南十字星下找到了心靈的歸宿，更豐富了澳大利亞多元文化的敘事本身。它啟示我們，唯有勇敢走向歷史深處，才能將“他鄉”真正轉化為內涵豐富的“家園”。

武止戈

從定居者到參與者

記促進澳洲華人融入當地生活的學者于大海

在澳洲的華人圈裡，“好山好水好寂寞”這句調侃曾經流傳甚廣。它精準地戳中了許多旅澳華人的共同心境——享受著南半球的自然風光與優越物質條件，內心深處卻縈繞著一種難以名狀的疏離感。這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集體情緒，是澳洲華裔社區一個公開的秘密。直到智力學者于大海的出現，他以一場持續而堅定的“文化尋根”工程，試圖為這片精神上的無根之地，播種下歸屬的種子。

一、從《智力論》到《悉尼論》：一位學者的文化洞察

于大海並非普通的移民。他是一位有著深厚學術背景的智力學者，在移民前已著有《智力論》一書，致力於研究人類認知與思維體系。2013年自哈爾濱移民悉尼後，他以其學者特有的敏銳觀察力，迅速感受到了問題的核心：許多華人同胞雖然成功紮根立業，但精神世界與腳下這片土地之間，始終隔著一層無形的膜。

“我們像是住在一個美麗的‘泡泡’裡，”于大海分析道，“這個泡泡由中餐館、華人超市和中文社交媒體構成，一切便利，但它也隔絕了我們與澳洲社會更深層的连接。”他指出，這種“好寂寞”的根源，在於歷史與文化的斷層。不理解ANZA CDay（澳新軍團日）的深沉情感，不明白“mateship”（夥伴情誼）的文化分量，便永遠難以產生“我們”的共同意識，只能作為“他者”客居於此。這位曾撰寫《智力論》的學者，決定運用他的智慧與方法論，為社區搭建一座通往澳洲歷史與文化深處的橋樑。

二、八年磨一劍：《悉尼論》——用腳步丈量出的“天堂”啟示

于大海的文化突圍戰略是系統性的，而其基石，便是他歷時八年撰寫的《悉尼論——對天堂悉尼的城市定位》。這部專著的誕生過程本身，就是一場壯烈的智力與體力遠征。

由於語言障礙，于大海選擇了一條獨一無二的研究路徑：用身體的極限行走，去彌補文獻的不足。他堅信，土地是有記憶的，城市的肌理就是最真實的史書。他的考察工

具是一輛自行車，八年下來騎壞了數十輛。他像一位現代的游方僧，巡遊在從悉尼港到藍山山脈的廣闊區域，用手觸摸，用身體感受。

在藍山獨自考察時，他曾一度遇險，在濃霧中迷失方向，險些墜入深谷。這次經歷讓他對早期拓荒者的勇氣與犧牲有了切膚之痛的理解。正是這種“徒步考古”式的笨功夫，積累了如山的一手資料。

在《悉尼論》中，他給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結論：將悉尼定位為“天堂”。但他筆下的“天堂”，是一個歷經磨難而後生的理想國。他論述道，悉尼的自然稟賦是天堂的基底，而它從殘酷的流放犯殖民地，經過無數代人的奮鬥、反思與融合，演變為一個包容、公正的社會，這個“煉獄”般的昇華過程，才是其“天堂”品質的真正核心。

三、四管齊下：構建系統的文化認知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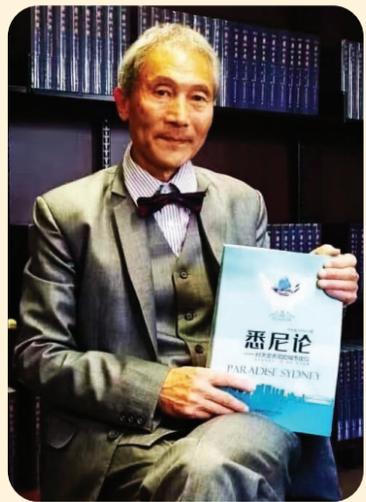
《悉尼論》提供了理論框架，而于大海則圍繞它構建了一個立體的、可持續的文化認知體系：

1. 歷史日課：他每日更新“澳洲殖民地大事記”，以“滴水穿石”的方式，將歷史的碎片日復一日地植入社區的資訊流中。

2. 思想碰撞：他舉辦講座與研討會，從“澳洲聯邦成立”到“原住民藝術”，打破資訊繭房，促進深度交流。

3. 實地尋蹤：他帶領社團進行“歷史朝聖”。在庫克船長登陸澳洲255周年紀念日重走植物學灣，在藍山天險突破212周年紀念日感受拓荒精神，探訪岩石區、帕拉瑪塔，遠征塔斯馬尼亞的亞瑟港監獄，用腳步串聯起一部從殖民開端到現代國家的壯闊史詩。

4. 銘記先驅：他特別組織活動，紀念梅光達入籍154周年。通過回顧這位19世紀末悉尼著名的華裔商人、社區領袖爭取平等權利的故事，于大海為華人社區找到了一個深刻的歷史連接點，證明華裔早已是澳洲歷



于大海，智力學者、悉尼歷史專家，《智力論》《悉尼論》作者，澳大利亞炎黃書院學術顧問，《澳華年鑒》2024年度人物。圖為于大海和他的巨著《悉尼論》。



于大海另一部大著《智力論》。

欣賞吳正《風聲雨聲讀書聲》的詩論隨筆

（接上期）最近，我的一首拙詩《五律·萬綠湖》，僥倖獲得了第二屆“王維杯”山水田園詩國際大賽的優秀獎。我覺的這首拙詩，頗能體現出吳征先生的美學觀念。借此分享這首拙作：

嵌作嶺南珠，家鄉萬綠湖。
鏡花緣典故，水月繪仙圖。
鳳鳥招雲鶴，龍橋啼鷓鴣。
煙波何浩渺，一棹入蓬蘆。

有讀者評論，這首詩寫的情景交融，富有詩情畫意。正如一位讀者點評的那樣：“鄉愁是每個遠居者的心懷，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著生活的痕跡。恒心馬先生帶著深厚的感情描寫家鄉美麗的山水，能獲獎是必然的，也是他勤奮寫作的成果。”

三、詩歌的社會責任

詩人應是風雨中的執燈者。首先詩人要有信仰。

吳正的詩論恰似其筆下“半日浮生”——在歷史的狂風驟雨中偷取半日澄明，以筆為鏡鑒照時代的精神暗湧。如他所言：“詩是信仰一沒有堅定的信仰不可能產生詩。信仰，對美的信仰，對真的信仰，對人類的信仰，對正義必戰勝邪惡的信仰，對愛情定克服仇恨的信仰。”堅守信仰，正是詩歌文學突圍的金鑰。

其次詩人要有風骨。不隨波逐流，不盲目崇拜，不辜負詩人的高尚稱號。

吳正先生說：“要保持我們清潔的身子並不容易——因為我們正艱步在庸俗與功利的泥濘道上，權力與金錢的車輛常常疾駛而過，飛淺

起雨點般的泥漿……”

再次，詩人要有社會責任感。

吳正先生說：“詩是戰鬥的號角，這是要當詩人的胸中激蕩著戰鬥的豪情；詩是熱情的火焰，這是要當詩人滿盛沸鋼的心爐，驀然開閘的瞬間；詩是含情脈脈的垂眸，這只是在詩人心頭蘇醒了一切愛的記憶，柔的幻覺；詩是花環，這要當詩人的心地正怒放著一片萬紫千紅的春園；詩是利劍，這要在詩人把咬牙切齒的仇恨正凝聚，而後再流向筆尖的一刻……”

這些年，我為悉尼華人文化藝術團體開展的活動寫過不少文章。我作了統計，有二百多篇，約占我美篇總額的百分之四十。我寫的文章，常用詩文開篇，獲得大家的肯定。這些詩文，也體現出已自己的社

會責任感。比如，我最近為澳大利亞炎黃書院組織參觀沈嘉蔚《巴別塔》藝術館寫的開篇詩：

春濃日暖百花香，藝海明珠登雅堂。
連袂觀摩巴別塔，炎黃書院譜新章。

《巴別塔》由四幅壁畫組成。最大的一幅《烏托邦》，規格7.2米x7.2米，以蘇聯引領的十月革命為主線，到蘇聯解體，描繪了百年國際共運的歷史風雲人物，尤其是文化領域的人物。主畫《烏托邦》描繪了國際共運的理想部分，《薩圖耳諾斯》、《英特納雄奈爾》和《古拉格》三幅畫則將其描繪成實踐部分。九十塊畫版，四百多人物肖像，這是現代珍貴的歷史藝術畫卷。這幅巨作，將為澳洲乃至世界的藝術發展史，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美篇於9月9日發佈後，蔣行邁老師隨後于10日在“悉尼華語作協

交流群”發表評論：“恒心馬（李作恒）老師多年來辛辛苦苦兢兢業業地為澳洲華人文化藝術團體的活動作出精彩的配圖、配詩和配樂報導，並多次榮登美篇的嘉獎榜。我非常敬佩他對本地華人社區文化生活所做出的傑出貢獻！”說“傑出貢獻”實在是過譽了，略盡綿薄之力才符合事實。

9月10日晚，我參加了著名電影製作人張華潔榮獲2025雷米獎《金海岸》的首映禮。這部短片表現了反對侵略戰爭的時代主題，我滿腔熱情的也發佈了一篇劄記，同時也以詩文讚美影片：

影壇折桂溢華彩，銀幕新輝映玉台。
浪卷金沙名四海，浮光瀲灩舉雲杯。
扯遠了，就此結束。（本文為“吳正作品悉尼研討會”稿件。）

恒心馬